草 地 上 的 云 朵

迟子建

吉普车到了山路上，就像害了咳嗽病的老人——捶胸顿足、一唱三叹地走，天水和青杨被颠得直嚷肠子要断了。

“断了肠好！一会儿到了伊里库，刚好给你俩接上两截猪肠子，省得你们长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杨乾摇下车窗，将一口痰吐出去。

天水说：“爷爷，人肠子本来不花，要是接上猪肠子，那才叫花花肠子呢！”

司机张迷糊扑哧一声乐了，他对杨乾说：“局长，您孙子才十岁，脑子可是比我这四十来岁的都灵，您将来算是有指望了！”

杨乾心满意足地哼了一声，笑着说：“如今这当儿做女的，哪个不图自己清闲，我还能指望上这小王八蛋？将来我两眼一闭，他能戴着孝帽子往我灵前的长明灯里添上几滴油，就算我老杨积德了！”

天水说：“爷爷，你不能说我是小王八蛋，那样你不是骂自己是老乌龟么！”

张迷糊笑得肩膀直抖，快要把不住舵了，吉普车撒了欢了，左冲一下，右突一下的，仿佛咧着两个大嘴角也跟着笑。

先前天水把手伸到车窗外，捉了只迎风飘舞的花大姐，已经把玩够了，正想打发了它，爷爷说他是小王八蛋，让他起了捉弄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爷的念头。他欠起身，悄悄把花大姐投到爷爷的脑壳上。爷爷谢了顶，只有四圈的头发尚存光芒，中央地带已是油光锃亮的一片空地，他觉得那正是花大姐嬉戏的乐园。不知是人老了感觉迟钝，还是颠簸着的吉普车分散了爷爷的注意力，天水和青杨欠着身，眼见着花大姐如鱼得水地在爷爷的头顶手舞足蹈地游逛，爷爷却浑然不觉，他们不由得嘻嘻笑了起来，但一个坑很快粉碎了他们的笑声，车子剧烈地弹跳了一下，惯力拔起了他们的身子，使他们的头磕在了顶棚上。两人跌回后座，捂着头呻吟着。

张迷糊说“:磕着头了吧 我说让你们把好扶手,你们以为这路是城里的路？这路可是长满了脓包，你不小心踩破一个，就会弄一身的脓水！”

杨乾向左偏了一下头，对张迷糊说：“ 不会比喻就别乱打比方，你这脓包脓水的一通说，我连吃杀猪菜的胃口都没了！”

杨乾这是在双休日专程去伊里库吃杀猪菜的。伊里库离他们所在的县城有两百多里路，那是一个临江的乡，乡长冯七上次来县里开农业工作会议时，就邀请杨乾来伊里库吃杀猪菜。前天，冯七打来电话，高声大气地对杨乾说：“ 杨局长，伊里库的青苞米和香瓜下来了，小猪也养壮了，您老来尝个鲜吧！”伊里库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所以那里的人一打电话都习惯吼着说，好像他们身处遥远，声音也会跟着遥远，不如此别人就听不见似的。

杨乾本来要独自前往的，可放了暑假的孙子一听说爷爷要去伊里库，就闹着要同去，坐在车上享受两百多里路的风光以及那个陌生的乡，是对天水最大的诱惑。杨乾说：“ 让你去趟伊里库也没坏处，那里晚上只来一小会儿电，没有自来水，你去看看那里的孩子吃的苦，就知道自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青杨是天水姑姑家的孩子，大天水两岁，开学该读五年级了。

小哥俩每逢寒暑假都要三天两头凑到一起玩耍。他们嬉戏的天地基本是在居室，把形形色色的玩具战车分成两个营垒对阵，或者放动画片的影碟。家长们不敢让他们到街巷中玩耍，怕往来的车辆撞着他们，更怕不三不四的人拐骗了他们，因为三年前就有一个七岁的男孩被一个外地流窜来的人贩子用一块巧克力给拐走，两年后那小孩被解救回来时，他妈妈已不认得儿子了，她疯了，终日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行走，一声一声地叫着：“儿啊——妈的肉啊——儿啊——妈的肉啊——”天水来伊里库，自然要有青杨陪伴。青杨管天水叫‘老弟”,而天水则称青杨为‘老哥”。

老哥老弟并不是没有出过门，但他们去的都是比县城还要大的地方。大城市沸腾的人潮、层层叠叠的楼群、密集的车流以及闪烁不休的霓虹灯，成为了他们向其他小朋友炫耀的一种资本。他们是头一回去比所居住的县城要小得多的地方，所以神情中既带着几分好奇，也有几分不屑，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当张迷糊抱怨山路难行时，天水就说：“还是咱们城里的水泥马路好，车跑在上面飘轻飘轻的!”青杨则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说“:这路这么难走，伊里库的人猴年马月不出来一次，还不都得给憋傻了？”

车行了一百多里后，太阳升得高了，阳光仿佛给森林打了层蜡，晃得他们睁不开眼。持续的颠簸让他们有些晕车，所以他们不像先前那样为森林中成片的白桦树和五颜六色的野花而惊叫着，更没精神在意杨乾头上花大姐的去向了。

“小东西们怎么没声了？”杨乾回头望了一眼昏昏欲睡的天水和青杨,笑着对张迷糊说“:妈的,给颠晕了,真不禁折腾.我说不让他们来，他们非要跟脚么，以为坐车有多自在呢！”

张迷糊说“:等到了伊里库,杀猪菜一端上桌,俩小东西咣咣一通吃，就欢蹦乱跳了！小孩子的精神头哪像这辆破车，没马力！”

杨乾说“:你就别抱屈了,一个民政局,有辆破吉普,就算不错了,管咋地它也是四个轮子的啊。你要是有本事,调到税务局、财政局和烟草专卖局去,那些局长的屁股值钱,坐的车个个马力足!”

张迷糊朝窗外吐了一口痰,说“:局长,别看你快退休了,咱民政局又不是有实权的局,可我就喜欢给你开车!你说我都往五十奔的人了,侍候你说的那些年轻局长,那不等于老子侍候儿子?再说了,那些局长应酬多,晚上没闲着的时候,我就是乐意天天晚上停着车跟狗似的在饭店和歌舞厅门前等他们,我老婆也不答应呢!”

杨乾不无得意地说:“那你就在民政局耗到退休算了,富不了,可也穷不着!

“那——是——啊——”张迷糊快意地打了两声口哨,拉着长腔说,“毕竟还有人请我们吃杀猪菜呢!

天水和青杨其实都没睡着,他们眯着眼,听着大人的话。他们很后悔没有戴上凉帽,杨乾说森林的风比扇子还厉害,热不着他们。他们还后悔没有带上两瓶矿泉水,也是杨乾说了,沿途到处是溪流,那水清冽甘甜,渴了可以随时随地喝。谁料森林中的太阳如此毒辣,它投下来的光炽热而沉闷,所以即使落着车窗,行驶的车又带来微微的风,他们还是感觉不到凉快。再说那溪流,有倒是有,张迷糊也曾停车让他们下去掬捧水喝,可他们到了溪畔一看,水里不但有石子、绿苔和倒木,还有大脑袋小尾巴的蝌蚪飘来荡去的,他们真怕把蝌蚪也喝进肚子里,隔不多久再从嘴里吐出只蛤蟆来。小哥俩只能悻悻地又回到车上。而这辆老爷车呢,的确是风烛残年了,风挡玻璃上满是划痕,座椅也塌陷了,坐在其上就跟跌进坑里一样。最要命的是它爬着爬着坡就会熄火,惊出人一身的冷汗。这车在城里行驶着时,是看不出大毛病的,一遇山路,犹如兔子遇见了猛虎,哆哆嗦嗦的,仿佛魂都没了。

“杀猪菜有什么好吃的?不就是血肠、猪肉炖酸菜么?”天水忽然睁开眼,拉了一下青杨的手,问:“老哥,你说呢?”

青杨也睁开眼睛,说:“老弟,咱们要吃的是伊里库的杀猪菜,是现宰的猪,没准香呢!”

天水嘟囔着:“把猪肠子里的屎挤出来灌上血,不就是血肠吗?怎么吃也是个臭!”

杨乾笑了,说:“小东西还穷讲究呢!”

青杨和天水在长相上迥然不同。青杨属于清秀型的男孩,瘦而高,脸盘不大,下巴有些尖,眼睛很大,说话声音轻慢些。天水呢,他长得四方大脸,细长的眼睛,塌鼻子,大嘴巴,嗓音很粗,属于那种憨头憨脑的男孩。大人们要是夸青杨漂亮,天水就会负气地说:“男孩子长得漂亮,不就成了女的么?”言下之意,男孩就该长得丑一些,粗糙一些。有一回青杨赤红着脸对天水说:“我也不想长成这个样子,我说了又不算。”天水说:“都怪你妈和我妈,她们要是把我们放到一个肚子里生出来,我们不就一模一样了吗?”

吉普车不知碾碎了多少阳光,踏碎了多少只蚂蚁,又撞碎了多少飞虫的翅膀,沾上了多少水洼溅起的泥点和土路上的灰尘,终于在正午时跟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地到达了伊里库。

刚进乡里,他们就被阻拦住了,一行人被迫下了车。只见一群人站在路中央,正围着一个头发蓬乱、面色灰黑的坐在地上的男人,看着他吃虫子。那些大小不同、形态各异、颜色不一的虫子被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中。想必其中有不少活的虫子,只见瓶壁不停地变幻着图案。

杨乾吆喝那男人:“哎,起来,你又不是鸟,吃的什么虫子呢!”

人群中一个豁着牙的瘦男人嘻嘻哈哈地说:“你跟他说话等于白费唾沫,他听不懂,就认得虫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迷糊问“你们冯乡长呢？”

一个妇女搭腔说：“刚才还瞅着他呢，这工夫可能撒尿去了！”

这妇女的话音刚落，一个歪嘴男人就抢白她说：“你见着乡长那玩意了？要不怎么知道它有尿了？”

妇女呸了一口歪嘴男人，回敬道“我没见着你的屁眼，可你刚才放的屁哪个没听到？！”

先前天水和青杨的情绪还一落千丈着，见那男人吃虫子吃得津津有味，就乐开了怀。他们蹲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吃。那人每扔进嘴里一个虫子，都要快意地“啊”地叫一声，仔仔细细地咀嚼透了，才把它咽下，再倒出另一只。

当那人将一只绿色的大肚蛔蛔吃力地从瓶颈中倒出，正要吞进嘴里的时候，只听一声又急又高亢的顿喝像惊雷一样在人群中响起：“还不快闪开？没见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了么？！”

天水和青杨抬头一望，只见围观者自动给这说话的人闪出一条道来，他穿一件皱巴巴的有着四个口袋的灰布上衣，刀条脸，高颧骨，小眼睛，大嘴巴，塌鼻子，戴一顶灰布帽，手里举着一盒香烟，怪模怪样的像从森林中跑出来的一只猴子。

杨乾对这人说“冯七，你这乡长是怎么当的，你的乡民不至于饿得吃不上粮食要吃虫子吧？”

冯七一边忙三迭四地从烟盒里往外弹出一棵香烟递给杨乾，一边咧着大嘴说“杨局长，你说我怎么管吧 他老娘死了，老爹瘫在炕上，家里就一个哥哥是劳力，还是个酒鬼，挣俩钱都他妈的灌猫尿了 他自小精神不好，不但吃虫子，老鼠也吃呢 你看像他这种特殊情况，民政局是不是能高抬贵手，给他申请个‘低保’，一个月一百来块，够他吃粮食的了！”

杨乾说“行啊，我回去考虑一下。”

人群中一个矮胖男人牢骚满腹地说：“要是一个月也给我一百来块，别说让我吃虫子，吃屎我也干！”

冯乡长冲那人挥舞了一下胳膊，说：“你还想当狗是不是？你家的香瓜不坐果，是秧掐得不及时。你还不回地里干活去，在这瞅什么？”

那人一梗脖子，理直气壮地说：“不是你吆喝大伙来看他吃虫子的么！”

冯乡长急了，他一急说话就有些不利落了：“谁、让你、来、看、看他、吃、吃虫子了？”说完，一脚踢在吃虫子的人的后背上，说，“还不滚回家给菩萨磕头去？杨局长答应考虑你的事了，你前世的造化有多大啊！”

吃虫子的男人果然乖乖站了起来，他像拉磨的驴似的原地转了几个圈后，拎着瓶子走了，围观的人也渐次散开。天水和青杨正看得兴味盎然，免不得有些失落。杨乾连忙跟冯乡长介绍他们：“这俩小东西听说我来伊里库，非要闹着来！”他指着天水说：“这是我孙子！”冯乡长点着头笑着说：“瞧他那大耳朵，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人！”杨乾又指着青杨说：“这是我外孙！”冯乡长依然是点了一下头，笑着说：“好模样，我看当个小演员都够格了！”天水撅着嘴，低声说：“给他扎上两条小辫子，演个小姑娘正好。”青杨知道天水为什么撅嘴，他岔开话，拍了一下天水的肩膀，说：“老弟，要知道这人爱吃虫子，咱就把花大姐带到这儿来了！”天水想起抛在爷爷脑壳上下落不明的花大姐，忍不住龇着牙乐了。

冯乡长请杨乾再回到车上，说：“让局长的坐骑受惊，是我的罪过！”

杨乾说：“伊里库没多大，空气又好，几分钟的路走过去算了，上车下车的倒麻烦！”他吩咐张迷糊自己把车开到乡政府去。

冯乡长说：“我已经让人摘了篮香瓜，苞米也烀了一锅，晌午了,到了招待所先尝尝鲜,垫补垫补。猪呢,我还没打发人宰呢,不过早就捆了它了！如今饭店点菜不是都时兴让客人看个活物么，单等局长过了目，再结果它的小命！”

杨乾揉了一下鼻子,意味深长地说：“冯七,你这几年长进不小啊。”

冯乡长嘿嘿笑着说：“咱这也是与时俱进嘛！”

天水和青杨见伊里库没一座楼，都是清一色的平房，而且很多平房都矮矮趴趴的，像是要倒的样子，天水就悄声对青杨说：“我看这里要是刮八级大风的话，起码有一半的房屋都得倒了。”青杨说：“就是不刮大风,连下几天暴雨的话,这房屋也得给泡塌了,我看它是泥垒的！”他们说话的时候，乡村的泥土路上不时出现几只鸡、一群鹅或是几条汪汪叫着的狗。狗对生人的态度很像人对辣椒的态度，想吃又怕辣，可是不辣又觉得不过瘾，它们冲生人咬几声遭到训斥后会掉头跑开，然而没过一分钟，它又跟在人身后汪汪地跑来了。天水和青杨怕狗咬，他们就一左一右地跟着乡长走，他们知道狗欺生,跟着杨乾走不保险。冯乡长乐得领着他们,他说：“一会儿让我家地龙和丑妞陪你俩玩，让他们带你们去江边捞鱼！”

天水和青杨又渴又饿，他们巴不得早点走到乡政府。他们憎恨天空没有云彩，使太阳那么有恃无恐地泼洒炽热的光芒。他们还抱怨爱在晚上出现的风，为什么白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无影无踪的？

快到乡政府的时候，热闹又来了，又有一群人聚集在前面了。天水和青杨以为吃虫子的人转战到这里来了，不由得一阵兴奋。走到近前一看，席地而坐的却是一个头发稀疏而斑白的老女人，她瘦得满脸的褶皱,眼睛凹陷着,唇角凹陷着,脸颊也凹陷着,好像她身上有一股神奇的魔力，要把她的五官给变没了。冯乡长分开众人，

先大喝一声：“谁又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哪？！”待他看见是老女人，就跺了一下脚说：“老梁婆子，你怎么又来了？”

老女人用她散漫的目光扫了一眼杨乾，又扫了一眼乡长，说：“我七十九了，没人管，我不上你这里，上哪里啊。”虽然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沙哑，但底气很足。

杨乾说：“冯大乡长啊，这又是唱的哪出戏啊？”

冯乡长涎着脸说：“这老婆子的事我上回跟您说过，您工作忙，可能忘了。要不就是没忘，正想研究呢。这老婆子现在孤身一人，您看您管着城里的敬老院，能不能把她收进去？”

“她没儿没女吗？”杨乾问。

“有三个呢！”一个大舌头的男人一边搭腔，一边竖起三根手指。

“有儿有女的进什么敬老院！”杨乾说，“这不符合规定。”

那个大舌头男人急切地说：“她有仨孩子不假，可有俩到地下去了！一个捉鱼时淹死，一个采山货时让熊给咬死！”

杨乾“哦”了一声，说：“几年前你们这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让熊给咬死，就是她儿子啊？”

老女人先前还安静着，别人一提她死去的儿子，她就拍着腿哭了起来。

杨乾问：“她的另一个孩子呢？”

冯乡长说：“活着倒是活着，可他前年进城打工，不往好处学，拦路抢劫杀人，被杀的人虽说活了下来，但他被判了无期，你说他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

“这种情况倒是可以考虑。”杨乾说，“快让人把老太太搀回家去吧。”

冯乡长笑得嘴都合不上了，他对老女人说：“还不快谢谢杨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你命好,碰上活菩萨了 !你知道在敬老院有人侍候着你,睡着热炕，顿顿都是白米馒头，你快要掉进福堆里了！”

一个黑红脸厚嘴唇的胖女人说：“老梁婆子算是交了好运了，还要当城里人了！早知道也让我的儿女不学好，我也离开伊里库这个鳖地方！”

冯乡长指着发牢骚的妇女说：“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的儿女真要是学坏了，你还不得哭死？都大晌午了，还不家去给你老爷们做饭！”

有人扶起梁老太，送她回家了，聚集的人随之一哄而散。

杨乾叹了一口气,指着冯七说“:我看你改行得了,当个导演你是绰绰有余——两出戏演得真绝啊！”

冯乡长拱手说：“局长，您老可是误会我了，这不是碰巧了么，我可是诚心诚意请您来吃杀猪菜的！”

“哼，摆的是一出鸿门宴！”杨乾吐了一口痰。

天水问爷爷：“鸿门宴是什么宴？”

杨乾说：“你小，跟你说了也不明白。”

青杨眨了眨眼睛，对天水说：“我猜吃杀猪菜就是鸿门宴。”

杨乾大笑了两声，说：“还是我外孙聪明。”

天水的嘴便又噘起来了，他赌气地将地上的一颗石子踢飞，让它像流星一样在空中划过，他骂石子：“把你踢成个大傻瓜！”

青杨见天水不高兴了，便也踢起一颗石子，故意让石子飞得又低又平,他对天水说“:老弟,你教教老哥怎么使的劲,怎么你踢的石子跟飞毛腿似的跑那么远，那么快，我的却像瘸子一样晃悠不了几步？”

天水说“:你瘦,没劲呗!’说完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了。

乡政府的食堂和招待所是一体的，那是一幢长条形的红砖房。

房前的院子很大，东一堆西一堆地放置着劈柴。在西北角，站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穿着深色衣服，看上去像是几朵乌云。他们见了杨乾一行人,纷纷地说,到了,到了,该宰了。

冯乡长引领大家朝西北角走去。那头待宰的猪被放在一个松木杆搭成的架子上，它是头不大的花猪，四蹄被牢牢捆着，侧着身，跟人害了牙疼似的直哼哼。

冯乡长指着那猪对杨乾说:“局长,这可是当年的小猪,净喂它精饲料了，它的肉肯定又香又细，您看看可以下手了吧？”

一个脸上长了很多黑痣的男人已将屠刀提在手上了，刀锋在阳光下泛出一阵阵闪电似的白光，仿佛这屠刀要下场大暴雨。

杨乾点了点头，说：“快动手吧，别让它在这大太阳下受活罪了！”

天水和青杨没有跟着杨乾进屋，他们手牵手看屠夫宰猪，这场面他们从未见过。屠夫持刀走到猪头一侧，另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摁住猪,妇女呢,则捧着一个盆,紧跟在屠夫身后。天水和青杨想看看那刀是如何进去又如何出来的，虽然他们是目不错珠地看着，但屠夫已经飞快地使完了刀，猪拼命地嚎叫着，鲜血从脖颈汩汩流出，接猪血的盆子立刻就红了。猪在毙命前一刻的剧烈挣扎使得捆着它的两只前蹄的绳子断了，它的前蹄微微动了动，但很快就僵直了，它断了气了。

苍蝇飞到死猪身上了。血腥气让他们有些恶心，他们的手心出汗了。

青杨说:“老弟,走吧,它死了。”

天水兴味索然地说：“它怎么这么快就没命了。”

青杨叹息道：“那刀子太快。”

天水说：“大金牙说人死后都会托生成个动物，我可别托生成

猪。”

大金牙是县城开丧葬铺子的老婆子，天水和青杨平素爱到她的铺子里听她讲鬼神故事。

青杨说：“我想托生成老虎，人就不敢冲我下刀子了。”

天水说：“那你可别碰见武松。”

青杨笑了，说：“我先把酒馆全都砸了，不让武松喝上酒，他就没胆量打老虎了。”

张迷糊走出来，将天水和青杨引进了一间屋子。这屋子大约有二十平方米，是饭堂，地中央放置着一张硕大的圆桌，桌上摆着香瓜和苞米，桌前围着几个陌生人，他们全都卖力地吃着香瓜、啃着苞米。

冯乡长一见天水和青杨进来，就扯着脖子喊：“惠珍，添两只凳子来！”

很快，一个戴着花围裙、梳齐耳短发的女人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天水和青杨见她就是刚才拿着盆子接猪血的女人。她一手拎着一只板凳，麻利地将它们放到青杨和天水身边，柔声问他们：“宰猪没吓着你们吧？”

天水和青杨摇了摇头，惠珍就满怀怜爱地用双手分别抚弄了一下他们的头发，说：“这俩孩子长得都俊，又都这么干净，真招人稀罕啊。”

青杨并没有像天水那样很快坐下来，他盯着板凳上的一抹绿色，担心它会染了自己的米色裤子。惠珍看出了他的心思，她俯身用袖子蹭了蹭绿颜色，说：“都是丑妞干的好事，逮着彩笔满哪儿都画。”

冯乡长说：“对了，惠珍，你一会儿抽空把我家地龙和丑妞都叫来，让他们陪陪城里来的这俩小公子！”

惠珍说“:地龙倒是好找,他不在家里,就在井台给猫洗澡。你们家丑妞呢，她白天是散仙，晚上是夜游神，我上哪儿找她去？”

冯乡长将啃得粒米未存的毛茸茸的苞米棒扔在桌上，说：“可我就喜欢我家丑妞，她要是个小子啊，将来不得了！”

惠珍努了一下嘴,说“:先前丑妞过来,看见要宰猪,还硬往猪嘴里塞了一块糖，说是这样它死时就不觉得苦，只感到甜了。”

冯乡长说“:对了,血肠灌了没有?”

惠珍说：“我这也是刚接完血进来，还没灌呢。到底是小猪啊，那猪血才鲜亮呢！”

冯乡长说：“灌血肠时多加点调料——提味！”

惠珍边往出走边说：“知道了。”

天水和青杨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所以当他们光着手要拿苞米时，不约而同地向对方伸出脏乎乎的手。青杨的妈妈早为他准备了一沓密封在塑料纸盒中的湿纸巾，青杨从裤兜里掏出来，抽出两帖，分给天水一份，两个人低着头做贼似的偷偷把手擦了擦，这才拿起苞米。

不知是饿了，还是乡下的苞米真的与众不同，他们吃得格外香。天水连啃了三穗，平素饭量轻的青杨也毫不示弱地吃了三穗。天水啃到第三穗时连打了几个饱嗝,这饱嗝引来大家的笑声。天水觉得人们这是嘲笑他贪吃，很不开心地说：“又不是放屁，打饱嗝有什么好笑的！”

冯乡长对杨乾说：“你孙子这副不服管的劲头，太像我家丑妞了，回头一定要让丑妞领着他玩！”

天水鄙夷地说“:我叫天水,凭什么跟丑妞玩？”

桌旁的人全都笑了，冯乡长笑得尤甚，他的唇角像小孩子一样流出了涎水。他说“:你不要丑妞,就是要俊妮了!”他用手点了一

下坐在他身旁的一位梳着平头、下巴朝前探的年轻小伙子：“张主任，一会儿领着局长的孙子，在咱伊里库挨家挨户寻，我就不信选不出个俊妮陪他玩！”

看上去很斯文的张主任矜持地点着头，说“行，行！”然后起身拿了几个香瓜，一一放在鼻子下面闻闻，选中两个递给天水和青杨，说“吃吧，这瓜叫蜜糖罐，甜！”

天水和青杨将瓜拿在手中，正想要刀来切，张主任抓起一个瓜给他们做示范，说“香瓜一捶就开了！”他左掌托瓜，右手攥拳，拳头飞快地击在了瓜上。只这一击，那瓜就曲曲弯弯地裂开了，露出一圈雪白的肉和一汪乳黄的籽，溢出温暖的甜香气来。天水和青杨如法效仿，果然把香瓜给敲开了，这让他们开心不已。开心是一味甜味剂，所以本已够甜的香瓜让他们觉得更甜了。

吃了苞米，又吃了香瓜，又饥又渴的感觉就像一对小老鼠一样从天水和青杨身边溜走了。虽然阳光仍然激情四射的，但他们心底却涌起了一股清凉的感觉。乡长正在眉飞色舞地讲着一个人，说他结婚五年了，就是不跟媳妇同房。他不爱说话，也不与人来往，不过他的庄稼侍候得比谁家都好。他很怪，只要伊里库死了人，他就会神秘地失踪一两天，直到死者进了墓地，他才回来。开始时，他媳妇还四处寻他，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找了。只要有人死了，不论这人是寿终正寝的老人还是中途夭折的孩子，他都会像风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他媳妇在那两天也就不给他留门，权当他是一缕魂儿，任其飘荡在外。因为这，大家都不叫他的本名张友顺，而叫他张无影。听说张无影对媳妇不闻不碰，是怕搞出小孩子，他说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生了小孩子不等于是送他去死么！

张迷糊说“照他这么说，他连饭都不该吃，粮食最后不都变成屎了吗！真没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本家，我倒要见识见识

他！”

冯乡长说：“那你这次可是难见他了，这两天我们正四处找他呢！”

原来，四天前，乡里死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太太，当晚张无影就失踪了。原想着他如以往一样在死者人殓后就回来，可是新坟已隆起两天了，张无影还不见回，他媳妇就急了，担心他出事了。

“以往他会躲到哪里呢？”杨乾问。

冯乡长说：“他回家后从来不说自己去哪里了。他每回都是扛着铁锹走，再扛着铁锹回。”

张迷糊问：“他扛铁锹干什么呀？”

冯乡长说：“他去给自己选墓地。他要是看上哪块地了，就动手挖个坑。”

“那他得给自己挖多少坑啊？”杨乾说。

“是啊。他挖的坑后来有人见到过。”冯乡长说，“庄稼地有坑，松树林里爱长蘑菇圈的地方有坑，草地的野花丛中也有坑。看来他对自己死后进哪个坑，也是拿不准主意的。”

张主任插言说：“他挖的坑还让郑二倔家的牛折了一条腿呢。”

冯乡长说：“对对，郑二倔家的牛掉进了张无影挖的坑，跌折了腿，郑二倔找我磨唧了好几次，让张无影赔他家一头牛呢！”

“后来赔没赔呢？”张迷糊问。

“赔啥呀！”冯乡长说，“乡里乡亲的住着，真要赔他，他也未必好意思要！不过郑二倔家的牛成了个废物，拉车轻飘飘的谷糠都费劲，腿吃不住力了，郑二倔没办法，宰了它吃肉了！”

杨乾说：“他这回不是让人给拐骗走了吧？”

冯乡长说：“伊里库哪个人能拐骗得了他？除非是山里的狐狸

精！”

满桌的人又笑了。笑声中，一个又矮又黑又胖的梳短发的中年妇女闯了进来,她眉毛稀疏,鼻孔朝天,厚嘴唇,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皮肤粗糙，穿一件破破烂烂的绿花布短袖衫，两条浑圆的胳膊袒露着，结实得似乎能做房屋的大梁。冯乡长见了她就像水遇见了冷空气，顿时霜雪满面的：“你怎么来了？回家去吧。”

“我听说上头来了当官的了嘛！”妇女打量了一圈桌边的人，点着天水和青杨的头说，“这俩小崽子肯定不是了！”她把目光放在陌生的杨乾和张迷糊身上，但她很快又把衣裳散发着汽油味的张迷糊排除在外,她判断出穿着得体、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头发已丢了多半的杨乾是官儿。她向他拱了一下手，拖着长腔叫冤：“大人啊，求求你别让我家冯七当乡长了行不行？没当乡长时，他天天晚上老早就往我的被窝里钻；当了乡长后呢，我三天两头就得守空房！他今儿说进城开会去了，明儿又说上头来人要在招待所陪个通宵，有时我一连几天都见不着他个影儿！”说着，她像一个在深海中沉潜已久的人要浮出海面一样，身体挺了几下，两手一摊，嗷嗷哭了起来。

张主任上前劝说：“王姨,先回家,啊?有话回去好好说。”

乡长的老婆一甩手说：“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你这乡政府主任是怎么当的？我听人说你跟他进城开会，还安排他去歌厅听妖里妖气的女人唱歌，你还让他洗了澡后让贱女人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的，你还算是个人？你就不怕你老婆给你生个儿子没屁眼？”

乡长老婆这一通热辣辣的骂，倒是把自己的泪水给赶回眼窝了。青杨抿着嘴悄悄笑，而天水咧着嘴乐出了声。

杨乾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将屁股在板凳上蹭来蹭去的。他对一脸尴尬的冯乡长说：“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啊？我在民政局见多

了你们这种吵吵闹闹来离婚的夫妻，用不了几个月，又没皮没臊地回来办复婚手续！”

冯乡长低着头，讪笑着：“局长，对不住您，这是内政——内政出了问题，您老赶快回房歇息着！”

杨乾刚一起身，乡长的老婆就大喝一声：“不能走！”她伸出双臂，拦住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她那一大一小的眼睛也随之睁圆了，小的赶上先前那只大的，而大的则如牛眼一样了。她的鼻孔也是越张越大，嘴唇哆嗦不休。怒火仿佛是氢气，而她的五官是气球，每一处都被气势汹汹地膨胀起来了！天水觉得她比电视中小品演员的表演还要精彩，他不由得冲青杨偷偷竖了一下大拇指，为能看到此出闹剧而击节叫好。

这戏不仅天水和青杨爱看，张迷糊和那个被称为纪书记的乡党委书记也爱看，他们的眼睛都跳跃着快乐的光波。不爱看这戏的，第一是冯乡长，他面色铁青 第二是张主任，他就像做错了事正遭老师训斥的学生一样，一直耷拉着脑袋。杨乾呢，虽然他也做出愠怒的表情，但眼里透露出的却是无尽的兴味。

皱紧眉头的乡长回头看了看窗户，青杨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老婆既然把门当成了窗户，他就想把窗户当成门，溜之大吉了。

青杨趴在天水耳边悄悄说：“他要把窗户当成门了。”

天水说：“城里的窗户就不能当门使，会摔断腿的。原来乡下人爱住矮房子，是因为窗户也能当门使啊。”

他们互相拍了一下肩膀，笑了起来，期待着乡长的老婆在乡长跳窗时会像猛虎一样扑向他。正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瓮声瓮气的喊声：“王雪琴，你家地龙掉井里去了！”

乡长的老婆打了个激灵，护着门的胳膊颓然垂落下来，她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我的地龙哇！”就冲出了屋子。那个让这场戏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